

安士全書—王法可逃，天譴不可逃 悟道法師主講 （  
第六十七集） 2024/6/11 華藏新莊念佛堂 檔名：  
WD19-025-0067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，頁碼是一百四十七第一行。我們昨天晚上學習到，「帝君示以廣行三教，可作午夜之鐘矣。」我們昨天學習到這個地方，我們今天晚上接著看下面：

【人能學孔子。釋迦必喜。人能學釋迦。孔子亦必喜。若必欲從我教而善。則悅。不從吾教而善。即不悅。則是奴投主。兵投將之法而已。豈三教聖人乎。】

這一段是周安士居士再給我們發明文昌帝君提倡廣行三教的道理。在我們中國儒釋道三教，自古以來，如果不是真正通達的聖人賢人，難免會有門戶之見。因此文昌帝君提出來，不能有門戶之見，都是教人為善。人能夠學習孔子，學儒，孔子教人什麼？教人倫理道德，教道德仁義禮，教做人，怎麼樣做一個好人，做個君子，進一步做個賢人，達到最高的聖人，世間的聖人。這個釋迦牟尼佛看了也必定歡喜。佛教人，也是跟孔子一樣，先教做人。孔子教，跟佛教，都一樣。老子教，也是教做人。都是教人為善，教人要有道德仁義禮，三教都是一樣的，先教做人。所以人學孔子，學儒，釋迦必定歡喜。佛菩薩絕對沒有像我們凡夫嫉妒障礙，同樣教人為善，你跟我學的，我就歡喜；你跟別人學的，也是學善，我就不歡喜，那就不是聖人了，肯定是凡夫。聖人必定是隨喜讚歎，只要你能學好，你跟誰學都好，他都歡喜。所以『人能學釋迦』，孔子也必定歡喜，孔子也不會去排斥。『若必欲從我教而善，則悅』，就

是我教的，你作善，我才歡喜。你這個善跟我學的，是我教的，我才歡喜；不是跟我學的善，就不歡喜，這個就不是聖人了。『則是奴投主，兵投將之法而已』，奴才去投靠一個主人，兵投靠一個將軍而已，聖人絕對不會這樣的。『豈三教聖人乎』，這個怎麼可以稱為三教的聖人？所以聖人他必定沒有門戶之見，像我們中國諸子百家，每一家有每一家的說法、學說，但是佛沒有去排斥這些，孔子也沒有去排斥這些。你看孔子跟老子道不同，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」，但是孔子也是問禮老聃，向老子請問這個禮，他也沒有排斥，所以這個是聖人跟我們一般凡人就不一樣。在佛法裡面講得更具體，就是隨喜功德。普賢菩薩十大願王「隨喜功德」，眾生一毫之善都隨喜。無論什麼人，他只要做一毫之善都隨喜，這個佛經上講得就更具體、更徹底、更明白了。怎麼會有這些嫉妒障礙？肯定沒有。

我們接著再看下面一段，一百四十七頁第三行最下面一句：

【廣行二字。以心言。不以跡言。人能修仁慕義。即是行儒道。不必青衿墨綬。而後為士也。人能見性明心。即是行佛道。不必圓頂方袍。而後為僧也。】

這一段再給我們說明『廣行』這兩個字，這個「廣行」是心，是我們這個心，心要廣，去行這個三教，聖人的教誨、教導，去依教奉行。所以廣行是以心，不是以這個行跡，跡就是形式，所謂重實質不重形式。『人能修仁慕義』，就是修仁義道德。『即是行儒道』，具體在實行儒家的道。儒家的道是什麼？道德仁義禮。如果依照《論語》孔子講的，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藝就是現在講的百科，各種技術、藝術，各行各業。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這是儒道。如果能夠「修仁慕義」，修仁義道德，就是在實行儒家的道，儒家的道就是仁義道德。『不必

青衿墨綬』，「青巾墨綬」就是穿儒家的衣服、服裝，儒家讀書人穿的青巾墨綬，像海青就是古時候讀書人穿的服裝，袖子寬寬的。如果你實際上在修仁義道德，你沒有穿這個衣服，你也是在行儒道。穿了儒家的衣服，你沒有真正在實行仁義道德，沒有依照孔老夫子的教導去修學、去落實，那就是只有形式沒有實質了。這裡講的是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不是在外表那些形式，跡就是跡象、形式。『而後為士也』，「士」就是讀書人，儒家稱為士。

『人能見性明心，即是行佛道。』佛法的教學，八萬四千法門最終目標就是教人認識自己的心，明瞭自己的自心，知自心。知道自己的心，認識自己的心，見到自己的本性，所謂明心見性，見性就成佛，這個就行佛道。『不必圓頂方袍』，「圓頂」就是剃光頭，「方袍」，穿袍搭衣，這樣才叫做僧。這個僧的意思跟儒家的士同樣的意思。士就是讀書人，讀書人他實質就是落實儒家的道德仁義禮，這是真正的士。僧，這個僧不是只有專指出家人，這個僧是印度梵語的音譯，翻成中文是和合眾的意思，清淨的意思。所以僧有出家僧、有在家僧，在家也稱為僧。如果說僧團，團就是團體，在佛門裡面四個人在一起共修，那就構成一個僧團。這個僧團，出家人四個在一起共修，那就構成一個僧團。在家人四個人在一起共修，也構成一個在家的僧團。如果在家出家，像我們在一起共修，這個也是僧團，在家出家通稱的。

所以佛法這些名詞，我們也要知道，這些是常識。只有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這個是專有的名稱，這個你沒有出家，你沒有去受這個戒，你不能用這樣的稱呼。你出家沒有受比丘戒，你不能稱比丘；你沒有受沙彌戒，不能稱沙彌。所以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這個是出家眾的專稱，在家眾就不能這樣稱呼。像僧、和尚，這個都是通稱；法師，這個都是通稱。但現在一般人他

不了解，也都變成出家人的專有名詞，實際上是在家出家通稱的。法師，有在家的法師，出家的法師。和尚是親教師，印度梵語意譯親教師，親自指導我的教授就稱和尚。我們現在看到出家人都叫和尚，他就不懂那個和尚它的本義，他不知道。因為聽到大家都這麼叫，看到剃光頭的都叫和尚。這個不但不學佛的人不懂，學了佛的人，甚至出家人他都不懂，他都不知道這個名稱它的本義。因此我們也要了解，如果不了解，我們學了佛，會給內行人看笑話，看我們學了佛，很外行。

這裡講，如果你明心見性，你就是在行佛道。明心見性，見性就叫成佛，無論現在你是什麼身分，你都是佛，真正的佛。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在《華嚴經》裡面五十三位善知識，六個出家眾（出家眾有男眾女眾，六個），其他四十七個統統是在家眾。在家眾有男眾女眾，有老的，有小的，有各行各業，每一個菩薩他都是明心見性，都是佛。但是身分不一樣，形相不一樣，老人是佛，小孩子也是佛。只要你明心見性，無論你現在是什麼樣身分，你統統叫做佛，就是佛了，你在行佛道了。所以你看在我們中國，六祖惠能大師，他得衣鉢的時候，還沒有出家，他還是在家居士。他還沒有剃度，五祖就把衣鉢給他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明心見性了。神秀是上座，出家幾十年，跟了五祖幾十年，他還沒有明心見性，所以衣鉢不能傳給他。這個不能講感情的，不能講人情的，真正明心見性，衣鉢才能傳給他。所以六祖真正明心見性，五祖衣鉢給他，他那個時候還是在家的身分，他還躲在獵人隊幫獵人看守獵物看了十五年，還要幫獵人煮那些野味（那些山上打獵的那些），但是他在行佛道，他明心見性了。

他也度了很多明心見性，四十三個，《壇經》記載四十三個，有男眾女眾，在家出家。六祖之後，禪風大盛，在中國六祖之後

，明心見性的非常多，連老太婆都明心見性，小孩子都明心見性，禪風非常的盛。達摩傳過來，祖師禪就是單傳，傳到五祖都是一代傳一個，五祖傳六祖也是一個。但是六祖再往下傳就四十三個，這四十三個再傳就更多了，就分五個派，所謂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所以你只要明心見性，你現在在家的身分出家的身分、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、中國人外國人統統是在行佛道，不一定你要現出家相才是行佛道，主要在心。這個跟儒家是一樣，儒家如果你真正行仁義道德，你沒有穿儒家的服裝（這些衣服），你也是真正在行儒道。你真正明心見性，你沒有出家，是在家人的身分，你在廚房當義工，你也是在行佛道。六祖不是到碓房去舂米嗎？做苦工，我們現在講做義工、做苦工，他在行佛道。出家人沒有明心見性，只有形式沒有實質，所以也不是真正在行佛道。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懂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拘儒聞廣字。必嫌學問之雜。不知雜亦有辨。如天理而雜以人欲。王道而雜以霸術。米粟而雜以糠粃。此決不可雜者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段『拘儒』就是拘泥學儒的讀書人，就是不懂得通權達變的，他很拘泥，拘泥只能學儒家的。『聞廣字』，聽到文昌帝君講廣行三教，他就會『嫌學問之雜』，那學得太雜了。學問要專精沒有錯，但是這裡的雜，周安士居士再給我們說明，『不知雜亦有辨』，你這個雜是雜什麼？這個也要分辨、要明辨、要辨別，你是夾雜什麼。『如天理而雜以人欲』，儒家講天理跟人欲，天理無私，人欲就自私自利。儒家的修學功夫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格物就是格除物欲，那個天理才能顯露出來。如果這個天理你夾雜著人的欲望，人的私欲，這個就不行，這個就不可以。『王道而雜以霸術』，中國古聖先王，像堯舜禹湯、文武周公，王道治國。後來也有以王道，但是有夾

雜霸術，這個也不可以，這個就好比『米粟而雜以糠粃』。「粟」就是小米，北方人都吃小米。「糠粃」就是不好的，不好的五穀把它摻在小米裡面。好的食物你不能夾雜那個不好的，好像你這個新鮮食物，你不能夾雜那個過期的，已經壞掉的食物把它夾雜進去，那就被破壞掉了，夾雜那個就不行，就不可以。所以這個雜，周安士居士給我們說明，像這個就不能雜。

【至於三教所言。皆有益身心之務。太山不辭土壤。故能成其大。滄海不擇細流。故能就其深。奈何亦患其雜耶。】

這個就是用山海來形容比喻，比喻這個三教，比喻儒釋道三教。『至於三教所言』，我們看儒家的、道家的、佛家的，所講的『皆有益身心之務』，都是對我們眾生有利益，對我們身心有利益之要務，「之務」就是很重要的。我們舉一個例子，就先師淨老和尚提倡的三個根，儒家的《弟子規》、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（《太上感應篇》也不是先師最早提倡，是我們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他第一個提倡的，《安士全書》也是印光祖師提倡的，還有《了凡四訓》）、佛家的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儒釋道三個根都要學習。我們看一看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》，那是不是都是教人為善，斷惡修善？是不是對人有益於身心？當然有。我們舉出這個就比較更具體了，這個也是三教，跟文昌帝君提倡的是一樣，三教就三個根，這個就更具體了。

所以這裡他用形容比喻說，『太山不辭土壤』，在中國山東有個泰山，泰山是為首的，東嶽泰山。「太山不辭土壤」，土壤就是一個小土堆，土壤。『故能成其大』，高大的山也是那個小土堆這樣堆積起來的，才能成為一座高大的山。『滄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』，滄海那麼大，廣大無邊際。這個滄海，它沒有拒絕那個細小的河流，陸地上很多河流到最後都流到大海去，大海沒有拒絕，

沒有拒絕說你那個太小了，我不接受，也沒有，它統統接受。大海納百川，陸地上河川、河流、小溪、小溝的水，統統流到大海去，大海統統沒有拒絕，才能就其深，它才能深廣。所以泰山不辭土壤，大海不擇細流，『奈何亦患其雜耶』，你還擔心它夾雜嗎？泰山都是小的土堆這樣堆積起來的，大海都是很多河流、細流匯集在一起的，你不能說它是雜。

所以過去先師淨老和尚提倡這三個根，我曾經遇到有同修問我一個問題，他說我們老和尚不是說不要夾雜嗎？我們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就好了。現在又叫我們要學三個根，這不是夾雜了嗎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人家問你這個問題，你怎麼去答覆他？我給他講，一點都沒有夾雜。你仔細去看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有沒有教人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？有！但是經文不是很多，一、二句，《弟子規》就是這一、二句經文的補充說明，那不是《無量壽經》嗎？以經解經。有沒有講因果報應？那個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，統統講因果報應，《太上感應篇》也是來補充說明這些經文的。有沒有講修十善業？《無量壽經》有沒有講修十善業？有！講了十條。但是具體內容，你沒有看《十善業道經》，你不了解它的內容。那這三個根不是補充說明《無量壽經》的嗎？那哪有夾雜。所以這個要明白，明白這個道理。跟這裡講的道理是一樣的，三教都是教人為善，是同樣的，這個不是夾雜。

下面再給我們就生活當中做一個形容，讓我們透過這些譬喻去理解這個道理。

【一家之中。有食有衣。有財有寶。有僕婢田園。可謂雜極矣。  
。】

他說一家當中，你一個家庭當中，古時候經濟比較好的家庭，有吃的，有穿的，還有錢財，還有金銀珠寶，還有奴僕，還有婢女

，傭人，還有不動產田園，『可謂雜極矣』，就太多了。

【然苟不如此。其家必不能富。】

『然苟不如此』，如果不是如此，他家就必定不能富有。他家要富有，必定要有這些才叫富有，如果這些統統沒有，他肯定不能富有，就這個意思。

【若論腹中所食。則為飯為糜。為羹為炙。為醢醢鹽梅。亦可謂雜極矣。】

這個就講到我們每一天吃到肚子裡面的這些食物，這些食物，每天吃，吃飯；糜，吃粥；羹，就是肉去勾芡的，我們現在講肉羹；我們現在吃素的有素羹，就是用太白粉去勾芡的。『為炙』，「炙」就燒烤的，燒烤。『醢醢』，這個就是魚肉做成肉醬；『鹽梅』。包括這些水果，這些食物就非常多了。『亦可謂雜極矣』，那也很雜。我們吃到肚子裡面這麼多，所謂五味雜陳，這個也是很雜。

【然苟不如此。其人必不能肥。】

如果你沒有吃這些營養品，會營養不均衡，你這個人就『不能肥』，就是身體不能強壯。前面講，如果你家裡沒有這些（有吃的、有穿的、有錢財、有寶物、有奴婢、有田園），那你必定不能富有。你富有，一定要有這些才是富有。你肚子沒有吃這麼多東西，你營養不夠，你身體必定就不健康。所以這個也不能缺少，你不能說我只吃飯就好了，其他統統不吃。這個就是講這個道理，就是用這個來形容比喻這個三教有它接引的對象，在我們現前這個社會也都有它的需要，所以不要互相去排斥。

我們再看一百四十八頁，這個講：

【何獨於三教而疑之。】

廣行三教，有什麼可以去懷疑的？這個就講得通了。



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論廣行之益】

【助揚王化】

『助』就幫助，『揚』是宣揚，『王』就是政治，教化，教化人民。

【國家所恃以為治者。不過賞罰二端。明刑弼教。儒術之所以當廣行也。然賞罰所能及者。不過千百中之一耳。若欲究其幽獨之所為。念慮之所動。則雖家設一孔子。戶置一皋陶。而有所不能。故世人畏王法。恆不如畏天譴。蓋王法可逃。而天譴不可逃也。能廣行釋道二教。使因果之說。昌明於世。則世人方寸之間。自然有所畏憚。比之孔子作春秋。其功不在下矣。】

這段講幫助國家辦政治來教化人民。『國家所恃』，就是所依靠的，『以為治者，不過賞罰二端』。『明刑弼教』，這個是說法律，賞罰就是法律，你犯法了抓起來判刑，現在講司法。『儒術之所以當廣行也』，國家辦政治不過就是賞罰，因此儒家的教學就應當要廣行，要去推廣、教化，所謂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人民他為什麼犯錯？沒有人教他。或者你教他什麼，你教他不對的、不正確的，教他不好的。從小在家庭，父母也不會教；到了學校，學校也不教；社會也不教，國家也不教，全世界統統不教，他都學錯了、學壞了，他犯錯了、犯罪了，然後再定法律來處罰他。法律定得愈多，犯罪率就愈高。法律定得很多、很細，犯罪率好像沒有減少，反而增加。這個原因都是沒有教化，不懂。甚至有的人他說要幹壞事才會發財，幹好事都發不了財，現在這種觀念的人非常多，很可怕的。所以為什麼儒家應當廣行？就是來補助國家的刑罰。

所以孔子在《論語》講，如果你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」。道之以政，就是辦政治定法律來管這個國家；齊之以刑

，就是他犯罪了，人民犯罪了，把他抓起來判罪、判刑。我們現在的世界，國家就是這樣的，全世界每個國家幾乎都是這樣的。但是這個跟孔子講的就不同，孔子說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」，你虐待人民。人民，你沒有教導他，他犯錯了，你把他抓起來判刑，這不合理，這你政府有責任，政府有教育的權利，你怎麼教的？把他教成這個樣子，你要負責任。古代的聖王都負責任，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你看堯舜禹湯，那個時代的聖王，人民犯罪了，這個是他沒教好，他負這個責任。現在當總統的、當總理的，那個跟我沒關係，現在的這種政治就是不負責任的政治。所以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」，人沒有羞恥心，他不懂，他以為被抓到是他倒霉，運氣不好。很多人幹壞事都沒被抓到，我運氣不好被抓到，下次還幹不幹？有機會照幹。監獄放出來的，很多繼續幹，他不覺得他有什麼錯。真的是這樣。

早年，在三十幾年前，大乘精舍辦監獄弘法，一個禮拜請我去講一次，有一次到一個工廠，就一個人在那邊做工。我遠遠走過去，那個人就對著我講，指著那些警察，這些統統是壞人，我是好人，這些壞人把我這個好人抓來這裡。我走到他那邊就聽他開示，他不是聽我開示，我聽他講開示，因為他自己做錯事了，他不覺得他有錯，這個我親身碰到的。為什麼這樣？從小沒人教，他就學壞了，不知道自己的錯，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，這個也很可憐。所以這個要怎麼樣？要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」。你要教他道德仁義禮，他犯錯了，用什麼來整齊？用禮，用禮來整肅，喚醒他的羞恥心，知道做這個錯事很可恥的。如果你不教他道德仁義禮，你只是用法律，他沒有羞恥心。這是儒家的教學。

『然賞罰所能及者，不過千百中之一耳』。賞罰，這個法律，你抓來判刑，你判刑要有證據，你不能沒有證據把他抓起來。你能

賞罰，也不過一千個、上萬個，你去獎賞或是處罰，也不過才千分之一二，或者萬分之一二而已。還有很多人，做好事，你也賞不到；做壞事，你也罰不到，這太多了。『若欲究其幽獨之所為，念慮之所動，則雖家設一孔子，戶置一皋陶，而有所不能。』這個就是講到幽微處，講到你起心動念，起一個不好的念頭；或者你自己獨自一個人做壞事，沒有人看到。你這個起心動念，你就很難去管理它。雖然你家裡設一尊孔子，孔子是教道德仁義的，你設了一個孔子；一戶裡面設置一個『皋陶』，「皋陶」就是司法官，舜的司法官，管司法的，也管不了。他起心動念，他起一個壞念頭，你沒看到，你也沒有證據，你也不能去處罰他。

所以，『故世人畏王法』。世人，世間一般人畏王法，怕這個法律。『恆不如畏天譴』，還不如畏天譴，有報應的。你做壞事，雖然人家沒看到，但這個有報應的。你害怕，起個壞念頭都有畏懼之心，怕受到天譴，怕受到報應。『蓋王法可逃，而天譴不可逃也』，「王法」就法律。法律有法律漏洞，現在會鑽法律漏洞的太多了，因為法律也是人定出來的。但是天譴，你就不能逃了。所以我到台北地方法院，在司法院那邊做法會，有時候跟這些法官交流，現在這些法律，立法院定的（人定的）。法律，人都可以解釋的，自由心證，所以你那個法律都可以去鑽那些漏洞的，一般都講鑽法律漏洞。但是我講，因果律人人平等，因果律誰都逃不了。世間的法律，你可以玩弄那個法律，因為法律人去定的，你可以玩弄那個法律。但是因果律誰都沒辦法，佛都沒有辦法去推翻因果律，因果沒有辦法推翻的。

所以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講，無論「羌胡夷狄，老幼貴賤，或龍或神，或天或鬼」，你只要造了地獄的業，果報統統一樣，沒有例外的。不是你做皇帝，你就不會墮地獄，照樣墮地獄。李世民是

好皇帝，墮到地獄去，他貞觀之治辦得多好，世界有名的。他為什麼墮到地獄？殺人太多，他為了奪取政權，連自己親兄弟都殺。為了奪取政權，親兄弟都殺了，佛法講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善惡這個果報不能互相去代替的，只是說哪一個比較重的先報，比較輕的排在後面。惡比較重，惡就先報，奪取政權，殺了太多人。他也護持佛法，他也做很多好事，國家政治辦得那麼清明，這是善。特別他編了《群書治要》，這個功德無量。但是善惡比較起來，殺人太重了，那要先到地獄去受報。後來我們老和尚印這個《群書治要》流通，功德迴向給他，他脫離地獄了。他那個惡報還了，還債，還清了，所以他就從地獄出來生到天道去了，他善報排在後面報。所以是善的先報，還是惡的先報。

所以儒釋道三家講的都一樣，就是善惡，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。不能說善去代替惡的，惡的代替善的，不是這樣。只是說你那個惡的種子，你不要給它緣，它就不能結成果。你要善的果，你就加強善緣，它就結成果，這個就先報，惡的就排到後面去。這是講六道裡面的，這個六道總是不究竟，我們不能保證生生世世都不造惡業。特別人一享福，有權力、有勢力，福報現前了，人又迷惑，又造罪業了。而且福報愈大，罪造得愈重，果報就愈嚴重，這個也是必定的。所以畏天譴，畏因果。天譴，儒家叫天命，天命就是因果，所以這個天譴不可逃。『能廣行釋道二教，使因果之說』，因果儒家也講，但是後來宋儒就不提因果，他覺得因果是佛講的，他就不講，這個就門戶之見。實際上儒家都有講因果，《易經》講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」，那不是講因果嗎？「易為君子謀，趨吉避凶」，統統是講因果，善惡因果。你要趨吉避凶，你必定要斷惡修善。

儒家比較偏重講倫理道德，釋就是佛家，道就是道家，道家跟

佛家講因果就講得比較具體。道家，像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它是講因果報應，講鬼神監察。道家講的因果，大概講我們現前這一世的因果。佛家講因果是講三世，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所以佛家講因果講得圓滿。道家是講現前這一世，你看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都講我們這一生的。就像儒家教學，就是從人生到死，這一生這個階段的教學。佛教是三世的教育。儒、道，一世的教育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就是講因果報應，它講的這個因果報應都是屬於現世報，現在這一世的，你現在都看得到的，它就沒有講到墮地獄，來生要墮餓鬼、畜生，這個《感應篇》就沒有講到這個，它講現世報。佛家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講的就三世的，過去無量劫、未來無量劫，講三世的。因此這個三教合起來就圓滿，三教合起來是圓滿的。

所以『使因果之說，昌明於世』，現在也只有這個因果教育才能救這個世人；如果現在不講因果，所有的佛菩薩、神仙都降臨在這個世間，也救不了這個世間。人人明瞭因果，大治之道；人人不明因果，大亂之道。所以因果的說法，「因果之說，昌明於世」。

『則世人方寸之間，自然有所畏懼』，就會畏懼，就不敢去造惡業，知道造這個惡業，馬上就有不好的果報。現在在YouTube的網路上，都有講一些善惡因果報應的，這些也可以參考參考。現在得利於這些科技，現在還有AI的這些智能科學工具。過去先師淨老和尚也常常講，利用這些科學工具來做弘法的事，特別現在講這個因果報應。因果報應在哪裡？我們每天看的統統是。現在說過去世、未來世，大家沒看到，但是現在世的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像《無量壽經》講六道輪迴，三世因果，不是說我們現代人不相信，當時古印度就有很多人不相信。你給他講六道輪迴，三世因果，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人有來生來世。

所以古印度有兩種外道，一個叫斷見，一個叫常見。斷見就人

死如燈滅，人死了就像那個燈滅了，沒有了，誰去地獄受報？沒有，誰看到？沒有人看到，他不相信，這個是斷滅見。另外一個常見，說人死了還是做人，狗死了還是做狗，狗永遠是狗，人永遠是人。所以有句話說，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，就是常見。事實上不是這樣，事實上是不一定，六道看你造善造惡，你這一生善造得多還是惡造得多，善造得多你來生到人天善道，惡造得多來生就到三惡道，不是說人永遠都是人，畜生永遠是畜生。《楞嚴經》佛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「羊死為人，人死為羊」，互相殺，互相吃。那個羊也是過去世造罪業，要還債，給人家殺，給人家吃。過去他也殺別人，也吃別人的，罪業造多了，墮到畜生道還債；債還完了，他又到人間來。六道輪迴就這麼一回事，互相殺，互相吃。吃牠半斤，還牠八兩，誰也佔不到便宜，事實就是這樣。

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現在世間，告訴我們這樁事實。如果沒有佛出現在世間，我們什麼都不知道，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，互相殺來殺去，吃來吃去，自己碰到了，也不曉得是為什麼。這個因果教育要多多提倡。所以世間人如果真正認識因果的理論跟事實，那在方寸之間，就是在這個心裡，就不敢動惡念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而吉神已隨之；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而凶神已隨之。」你起一個惡念要損人利己，凶神就跟著你了；你起一個善念要利益大眾，要幫助別人，起個善念，你好事還沒做，吉神就感應了。起心動念，好事、壞事還沒做，當下你感召來吉神、凶神，不必等到你去造善業或惡業。

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衛仲達那個公案，他還沒有四十歲，有一天死了，靈魂被勾到陰司去了。那個冥官，陰間的冥官拿那個生死簿，用個天平秤他的善惡，看到惡這一頭，堆到天花板上去了，一堆；善的這一邊，好像一根筷子，一卷小小的，放在善這一邊。冥官

說秤看看，看善的比較重，還是惡的比較重？一秤，反而善比較重，惡比較輕。他就覺得很奇怪，他就問這個冥官（問這個陰間的官，管生死簿的），他說我都還沒四十歲，我怎麼會去造那麼多的惡業？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惡業？這個冥官就跟他講，他說這個壞事不必等到你去造，你起一個壞念頭陰間就記錄了，就有檔案了。你起心動念，從早到晚起的壞念頭不少，只是還沒有去行動，還沒有去做這個事，但是那個惡念一起來，馬上就有記錄了。他聽了就很畏懼，原來這個起心動念都有鬼神監察，都在記錄。問那個善的？善的一點點，怎麼會反而比較重？他說善這一卷，就是有一次朝廷要造一座三山大橋，你向皇帝奏疏說這個橋目前還不需要，這個造下去花的人力、財力、物力太大，勞民傷財，勸皇帝不要造。他這一念在萬民，為國家、為人民，沒有為他自己。他說我這個奏摺建議，皇帝也沒有採納，他還是照做，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功德？這個冥官就跟他講，他如果聽你的，你的功德就更大。但是他雖然沒有聽你的照做，但是你這一念心是在萬民，所以你這個功德、這個善就很大，比那個惡重，善比較重。所以勸他，這個冥官勸他，你的壽命還沒到，回去陽間多做好事，你將來前途就很光明。

從這個公案，還有《感應篇彙編》講這個起心動念，起一個善念、惡念，馬上有吉神、凶神這些感應，自古以來就很多。還有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那個也是很具體的。所以這裡講「因果之說」，就從起心動念，這是根源，從根本修。所以，這個因果報應的，我們老和尚講因果教育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在世，請台中江逸子老師畫「地獄變相圖」，在二十幾年前畫的。那個城隍廟就是教因果的，城隍廟。所以那個「地獄變相圖」，我們做出來都贈送城隍廟。現在城隍廟都是只有拜拜，辦這些活動，就沒有人講這個因果報應。偶爾提一下，但是輕描淡寫。城隍廟提倡因果教育，這個

應該要加強。城隍廟寫的，統統是寫因果報應，那些對聯，還有算盤。我到上海去，上海城隍廟掛了一個大算盤，「不由人算」，那個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你犯這個過「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」。每一天你起一個善念、起一個惡念，你每一天都有加減乘除，好像算盤一樣。

這個因果教育，在這個時代非常迫切需要。人懂這個因果，他就不敢造惡了，知道造惡你不但得不到好處，反而得到是災禍。你真正明白這個事實，那就不敢去造了，造了你得到的是災禍。我們不管中國人、外國人，哪一個人不想得福報、得好處？你造惡業，競爭、鬥爭、戰爭，不都為了要得到利益？如果你用這個不如法的手段取得，不但你利益得不到，你是得不償失，你得到的沒有辦法償還你失去的。明瞭這個事實，除非那個人是神經有問題，不然誰願意去幹那個虧本生意？所以講現實，沒有比佛法講得更現實的。所以這個因果教育如果提倡了，能夠「昌明於世」，那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那個功德不在孔子《春秋》之下。孔子作《春秋》寓褒貶，春秋之筆法，他記載這個人做得不好、不對，他把它記錄下來，所以「亂臣賊子懼」。怕被孔子把他記下去，記下去你就萬世有個惡名在，歷史就留了個惡名，那個怕！但是是在孔子那個時代，這個還有效；現在這個時代，那個也沒有效了。現在惡名就惡名，我現在得到利益就好了，管它那麼多，反正我死了都不知道，他不怕。現代的人他造惡，他不怕他惡名昭彰，他不怕。所以這個《春秋》，如果孔子寫《春秋》用在現在這個時代也沒效，現代人不怕那個惡名，寫你去寫，他不在乎。

但是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的，跟佛經講的墮地獄，那更可怕、更恐怖了。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的，就有夠恐怖了，「取非義之財者，譬如漏脯救饑，鴆酒止渴，非不暫飽，死亦及之」。你取非義



之財，不法的錢財，你現世報是什麼？你家裡的人會一直死去，你家裡的妻子兒女「漸至死喪」，莫名其妙一直死了，不然就是有水災，不然就有火災，不然就有盜賊給你偷、給你搶，不然你就生病，不然就是口舌訴訟等等的，這些把你這個非義之財給你消耗掉。一個人是這樣，一個家庭是這樣，一個社會、一個國家是這樣，整個世界也是這樣。現在整個世界的人都在取非義之財，取到現在，果報是什麼？天災人禍，災難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嚴重，不是這樣嗎？大家都看到了，這個就是果報，這是現世報。現世報好不好，就說明人心善不善。如果人心善，你感召這個地球、自然界，自然是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沒有災難。人心不善，你感召的就是風不調、雨不順；國不泰、民不安。這不都很明顯嗎？所以這個因果教育，在現在這個時代非常需要，迫切需要。所以這個因果之說，如果昌明於世，那個功德不在孔子作《春秋》之下。

下面：

按【劉宋文帝。謂何尚之曰。】

『劉宋』就是南朝第一個朝代。

【范泰。謝靈運。嘗言六經本在濟俗。若求性靈真要。則必以佛理為指南。使率土皆感佛化。朕則坐致太平矣。】

這段就是劉宋文帝對何尚之說。范泰、謝靈運，這個都是有名的詩人，在晉朝那個時代，跟我們淨宗初祖遠公大師同一個朝代的人。陶淵明、謝靈運要去參加東林寺的念佛，遠公不讓他去，遠公只讓陶淵明去。因為他是詩人，妄想比較多，怕去破壞大家念佛，他要去，不准他去。范泰跟謝靈運，說『六經本在濟俗』，儒家的經典。如果要『求性靈真要』，必定以佛經的道理為指南，使整個國家都感受到佛的教化。宋文帝說，『朕則坐致太平』，我就不用動這些刑罰，人民都教好了，我就坐享太平。

【尚之曰。渡江以來。王導。周顗。庾亮。謝安。戴逵。許珣。王蒙。郗超。王坦之。臣高祖兄弟。莫不歸依。夫百家之鄉。一人持五戒。則一人行善。十人持五戒。則十人行善。行一善。則去一惡。去一惡。則息一刑。一刑息於家。萬刑息於國。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。】

這一段也就是劉宋文帝對何尚之講這些話，何尚之他就回答，佛法傳到中國來，歷朝歷代，皇帝、官員，很多名人也都學佛了。『臣高祖兄弟』，就是皇帝的這些兄弟也都皈依，皈依三寶了。『夫百家之鄉，一人持五戒』，就一個人行善了；十個人持五戒，十個人行善。你教好一個人，這個社會就減少一個惡人，這個必定；你社會上多一個惡人，你這個社會的資源就多一分的負擔。所以『行一善，則去一惡；去一惡，則息一刑』，這個刑罰就去掉一個了。『一刑息於家，萬刑息於國。』這些刑罰都沒有了，沒有人犯罪，所以『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』。就是你這些人都教好了，都來持戒修善，那你這個國家這些法律就用不到了。在上古時代，政治辦得好，監獄幾十年都沒有犯人，監獄裡面都長草了，沒有犯人。那真的是教育辦得好。教育辦好了，國家坐致太平，國家就興旺。

【後儒以佛為諱。徒欲藉君子小人四字。以佐賞罰之所不及。吾見其術之疏矣。】

這是周安士居士講，周安士是清朝康熙年間的人，『後儒』就後代學儒的人，講到佛法他就避諱，像宋朝程朱，他們就不講佛法，門戶之見很深。特別這個因果他就不講，所以印光大師在《文鈔》講得很清楚，後來的讀書人受程朱的影響很大。連印光祖師他小時候讀書都受他影響，所以他也辟佛，排斥佛法。更早就是蕩益祖師、蓮池大師都受到宋朝程朱這種影響。後來才知道錯了，真正學

了佛才知道原來佛教是什麼，才真正認識，才知道過去錯了。所以「後儒以佛為諱」，這個是用個藉口『君子小人』，以這個來輔佐『賞罰之所不及』。所以周安士居士講，『吾見其術之疏矣』，那個已經很疏遠了。你這樣用這個「君子小人」來治國，現在有幾個人他怕人家說他是小人？你說他是小人，甚至你罵他很不好的名聲，他根本就不怕。現在那個報紙，好像幹壞事的，都登頭版的。他還覺得他這樣出名比較快，他根本就不在乎這個，還在乎你說他是小人嗎？他根本就不在乎。所以你這些對他都不起作用。現在唯一能起作用就是因果教育，除此之外，沒有第二條路。

好，「廣行三教」，「助揚王化」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還有發明這些道理，後面我們明天晚上再來學習，今天就先學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